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六十六回 瓦老爺無心落圈套 傻學徒信口泄真情

杜鳴乾懷著棧單，出了官銀行，且不回轉藥房，先到富國保險公司，尋他老弟默士。恰巧默士出外兜生意去了，鳴乾不便直接去見如海，只得同一個專管保險單的王先生接頭。鳴乾道：「有一批交易，作成貴公司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。請問保什麼所在？」鳴乾說：「就是官銀行的棧房，現有細賬一張，須做七份保單，每張六萬兩，總數四十二萬銀子。」王先生接賬一看，說：「哦，原來是煙土，怪道有這般大的數目。現在這種買賣，倒很可做得，足下可謂善於理財了。」鳴乾笑道：「理財果然理財，不過理的不是大財，卻是一種小財。我本行原是藥房生意，新近認得了幾個土客人，替你們兜來這一批保險交易，別的不打緊，先問你有多少回扣？有一家公司答應我七折扣頭，我沒肯給他們做。你若能給我七折之外，再打一個九扣，我就讓你們做，不然你舊作成那家公司去了。」王先生算了一算道：「這官銀行棧房，雖然也是洋棧，所借地段落得不好，左右都是機器廠，照我們章程上，要算二等收費，每年十兩一千，打七折實收七兩銀子，已是極苛刻的了。若再加一個九扣，變了六兩三錢，只恐交賬不落呢。」鳴乾道：「你要曉得，這批生意數目很大，就將每千六兩三錢算，四十二萬銀子，已有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保費，這種大交易，錯過了豈不可惜。」

王先生道：「總數雖大，不過我們保險公司規矩，每一地段，保數都有一定限制，多則十餘萬，少則七八萬，過了限，便要分給別家公司轉保。同行往來也不過七折九扣，像你這回所來的四十二萬交易，我們自己公司中至多認了十萬，其餘三十二萬必須轉保出去，這樣豈不是變作白當差了麼！」鳴乾道：「為何一定要轉保呢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是保險公司老祖宗的傳家秘訣。因一家保險公司，預備金原不能如他們保單上所印的資本現金若干萬那般充足。然而保戶失事，那賠款卻不能少人家一釐一毫的。但保了人家的險，決不能保人家不失火，倘若貪做生意，保險之數，超出預備金之外，萬一失了事，交不出賠款，如何了得。而且失火也決不能限定火神菩薩，每次只燒一處的，故極少也預備同時有三四處失事，賠款能夠當場應付，所以保險公司，有四十萬預備金的，只能限定每一處保險十萬，五十萬的便是十二萬，多少依此推算，現在本公司股本雖定一百萬，實收只八十萬，內中二十萬划出來專做押款生意，十足預備金還有六十萬，每處本有十五萬的限制，不過官銀行的棧房，這裡已接過別一保戶五萬平安險，所以現在只剩得十萬保額了。」

鳴乾聽說，暗想不好，這句話如海未曾同我談及，我還以為富國公司一家保的，將來失了火，教默士出去看一趟，自家人辦自己的事，可以含含糊糊的告報，倘若夾入別的公司派人驗看，到底眼睛鼻子人人有的，真土假土，火燒之後，看雖看不出，氣息也辨得出，倘若弄穿繃了，偷雞不著失把米，還在其次，倘被保險公司告了一狀，這官司還吃得出頭嗎！所以我現在不保則已，保卻一定要富國公司獨家接手方好。想了一想，故意搖搖頭說：「你們這種主意，可稱得呆極笨極了。這一定是外國人出的章程，他們在中國保險公司開得很多，因見中國人，也有開保險公司的，深恐你們中國人幫助中國人，生意被中國公司獨攬了去，外國公司便沒有交易，因此定出這種章程，教你們中國公司難有大交易，也不能獨接，讓他們均分利益，真正是很惡的主意。可惜你們還執迷不悟，服服帖帖的去上他們當呢。」

王先生道：「那也並沒有定章程，多保少保，原沒人過問，不過看各家公司經理人的膽量，穩健的自然逾限而止。有些膽潑的，超出額外，也不時聽得。然而從未聞有人因他保險過額，罰他的銀子，故此生意各家各做，外國公司有時過了額，也分給中國公司轉保，所以也不能一口說定，外國人給當我們上呢。」鳴乾微笑道：「豈不聞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。這是他們做生意的秘訣，來了一樁，卻要哄你們十樁，到底仍舊中國人分給外國人的多罷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鳴乾笑道：「如何？我看既然你們多保了並無罰款，這一筆生意，盡可自己接手，不必再分給別家轉保，雖則你們自己接手，和別家轉保，與我並無關係，其實卻是我希望你們公司發達，生意做得開拓，因此勸你們不必鑽外國人的圈套。要知保這樁事，實在是毫無交待的。大凡一個人。花了本錢辦一批貨，或者別的東西，倘若不存心欺詐，誰不想日後賣出，大大的賺一票銀子，那一個肯無緣無故，粗心大意，失火燒了，放著買賣不做，卻向保險公司要賠款，這是情理上沒有的事。所以要保險者，無非自己安慰自己，倘使不幸失事，本錢還有著落，分明送幾兩銀子，給保險公司賺了，買自己安心。故此開了保險公司，只愁沒人照顧生意，若有人肯來保險，沒一文不是賺頭。像我們中國人開保險行，得有你們富國公司今日的局面，著實談何容易。現在外間生意也做開了，有人前來保險，你倒慮著那外國人所定的不相干的限制，牢牢守住範圍，將好好交易，推給別家，有了錢，自己並非不能賺，卻去照顧旁人，豈不可惜。」說罷搖頭歎息。王先生聽了，亦頗動容道：「杜先生這片話果然大有道理，所惜我等沒有權柄，這權柄卻在總理協理的手中呢。」

鳴乾道：「如此你何不將我這片話，去同總商量，看來他也一定贊成。你對他說，我這批保險綱，可必須要七折九扣。倘若還要打克我的，未免難以為情。」王先生聽說，覺七折九扣，自己也無權解決，不如一併去問總理，看他如何發付？因向鳴乾道：「請杜先生略坐片刻，讓我去同總商量，再給你回音如何？」鳴乾答道：「使得。」心中喜不自勝。他一想他們總理，便是如海，若同如海商量，和與我自己商量有甚分別」

暗笑王先生無知，入他彀中。當下王先生走進總理室，見如海正在低頭看報，口中銜著雪茄煙，一手扶頭，眉尖緊皺，頗為出神，自己不敢驚動，他在他寫字檯邊站定。如海別轉頭見了他，問他何事？王先生便把杜某所介紹的一批大交易，他意欲多打一個九扣，這生意若是自己能接的，倒大可做得，所惜數目出了額，若要轉出去，就未免合不上算了。照姓杜的意思，他勸我們冒一下子險，獨家承接，免得利權外溢。聽他的話，也頗有道理，不過我等不敢做主，請總理定奪。如海聽了，暗暗佩服鳴乾細到，他不肯讓給別家接手，一定防著出事之後，被外人察出破綻。這裡驗著火場的是杜默士，自家人不妨上下其手。他教王先生進來問我，也是絕好過門，明曉得我決無不肯答應之理。不過他沒想到我若答應下了，這風火便都在我一人身上。將來不出事便罷，出了事，眾股東一定向我責問的。但這筆保險，也專為出事而來，日後焉有不出事之理。我既已明知，何必故犯，這風險也犯不著再去擔當。好在公司中，除卻我總理以外，還有一個協理魏文錦，也可做得主，他又又是糊塗塗塗，專門同人和調的，聽有利益，決不致發生阻力，一樣如此，這水晶木梢，也落得讓他去搨搨。主意既定，笑向王先生道：「這件生意，果然做得。不過此事，我也不能做主，是協理魏先生的權限，你不如照這片話去問他，他教你怎樣，你就怎樣的辦便了。」

王先生自進富國公司以來，還是第一次聽得總理先生，說出協理的權限，自己不能做主這句話，心中頗覺納罕，只得出了總理室，到樓上文錦的一間協理室中。可巧文錦橫在大沙發上瞌睡，兩眼似閉非閉，頭歪口開，涎流滿腮，形狀好不難看。王先生見了，又氣又好笑，走到他旁邊，叫了幾聲魏先生，將文錦驚醒，一躍而起，就用袍袖揩乾了口角上的涎沫，朦朧雙眼，問王先生什麼事？王先生重複將告訴如海的這篇話，對他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總理先生不能做主，須請協理裁奪。」文錦聽總理不能做主的事，要他裁奪，彷彿加官晉了爵一般，身子頓高二尺，連瞌睡蟲也嚇跑了，一時興致非常，說：「這姓杜的在哪裡呢？請他進來談談何妨。」這是文錦要在來人面前裝闊，顯顯自己大權在握之意。王先生將鳴乾邀到樓上，文錦原認得他，見了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你，我還道什麼人呢。」

鳴乾從前叫慣文錦魏大人，此時不便改口，上前打恭作揖，尊了聲魏大人，文錦招呼他坐下，說：「你好啊！現在貴藥房生意大約也好得很呢。」鳴乾道：「不敢。藥房生意，不過如此。我在外間還帶著搨搨土，故有一批保險交易，要煩貴公司保險。」文錦接口道：「就是那四十二萬的保險嗎？適才老王已告訴過我了，本來是不能我們獨家接手的，皆因你的來頭，所以我特別通融，歸我們獨家擔承。還有那七折九扣，也是瞧你面上，特別減讓一次，下不為例。這是我特許你的利益，要不是我做主，只恐你的舊東家老海，他也不能答應你呢。」

鳴乾起初聽如海將此事推在協理身上，心中暗為納悶，想如海為甚將這極容易的事，推三推四，只消他自己答應一句，王先生出了保單，百事順利，偏偏要推給不相干的協理魏文錦做主，倘他不肯答應，豈非變作功虧一簣，自己弄自己的頭頸了嗎！此時一聽文錦這片話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曉得他是一個混蛋，頭路未清，利害不明，一味胡鬧。如海知他脾氣，有意將這圈兒套在他的頭上，自己一點不擔風火，好妙主意，果然不愧我的東家。他東伙二人互相欽佩，不露痕跡。文錦還蒙在鼓內，看鳴乾沉吟，自己面有得色，拍拍他的戶胛，笑道：「何如？你為甚不早一刻來見我，也好省說許多話咧。」鳴乾慌忙稱謝出來，與王先生一同下樓。一面走，一面對王先生說：「費神你趕快做好保險單，連同收條，一併送到寶善街鄔燕記土棧，當場給你銀票。請你明日飯前一定要送去的，我在那裡等你，多多有勞，改日請你吃酒。」王先生笑道：「你多賺了這個九扣，理應請我多吃幾次大餐呢。」鳴乾也笑道：「當然的。」

彼此分手，王先生回轉寫字間，攤開大洋簿，留了底，然後再一張張照填保險單。那時默士也回來了，看見賬簿，問道：「這筆四十二萬的，你想轉多少，給哪幾家呢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我們公司自己擔承，不轉了。」默士驚道：「不轉嗎？這是誰的主意？」王先生說：「協理吩咐的。」默士更駭異道：「你為何不問總理呢？」王先生說：「總理自己做主不下，故教我請協理裁奪。」默士原是聰明人，一聽這句話，曉得內中必有奧妙，即忙改口，問是誰的來頭？王先生說是藥房中姓杜的，據說和你自己人呢。默士聽了，更為明白。因如海、鳴乾未曾同他說明，自己不便去問破他的，只可冷眼旁觀，如何結局，丟過這邊。

再說鳴乾歡歡喜喜的回轉藥房，開鐵箱將棧單藏好，順手帶出一個莊措，一本聯票簿，是他私人名義，同錢莊往來的，抽開措子看看，已有四千多存款，心中非常得意。當即攤開聯票簿，打了張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，六天期的支票，又照數開了一張知照單，夾在措子內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關照條且慢送去，先問錢老闆要銀子。銀子到手，再將我的支票送往鄔燕記，教老鄔掉一張支票，付給保險公司，到期時再去關照，彼此斧頭吃著鑿子，鑿子吃著木頭一解都解，各不落空。做生意理該如此，才不冒險呢。」說時外面喚他聽電話，鳴乾慌忙將莊措聯票藏好，出來一聽，乃是如海打來的，叫他七點鐘小有天晚飯。鳴乾看時候才只五點半，又勾當了幾件瑣事，將近七點鐘時分，方換了衣服，前往小有天菜館，會他老闆。

如海早已在彼，見了他，笑問事情辦得怎樣了？鳴乾道：「棧單早已掉好，適才來保險，這段事想必你已知道咧，我沒曉得保險行章程，還有限止，多了便要轉出去，幸虧同王先生閒談說起此事，不然糊糊塗塗的保了，日後准要鬧出亂子。」如海道：「這是我的疏失，不過我雖然知道有這一個規矩，實因別的事情太多，這些瑣屑，都由他們一班人經手辦的，故我各色慮到，單單漏卻這一句，沒同你商量，幸虧你足智多謀，哄得姓王的落你圈套，進來同我說，我想我若答應了，一則是我的風火，二則我和你到底有幾分嫌疑。若不預先撇開，到後來免不得與人一個破綻。橫豎老魏是個糊塗蛋，落得請他搗這個木柙。你走之後，他進來告訴我，答應這一件事，我有意說他幹得太冒險，他還和我爭了一番，說並不冒險，有生意怎可不做，火神菩薩未必因我冒險之故，有意同我們作對，單單揀中了這一票燒的。日後股東責問起來，我就可以推頭協理貪做生意，與我不相干了。」

鳴乾稱贊道：「東翁這件事，實在辦得獨一無二，再好也沒有。做伙計的五體投地，佩服之至。」如海大笑，喚跑堂的進來，開了幾樣菜，教鳴乾也點兩樣，鳴乾說：「東翁一人點了就是，做伙計的沒一樣不對胃口的。」如海說：「不興，今兒我專誠請你，非得你自點他一二色不可。」鳴乾見如海如此敬重他，不便推辭，提筆在手，說：「這裡福建菜館，一隻神仙雞是出名的，我就點一樣神仙雞罷。」如海道聲好，吩咐跑堂的開一瓶白蘭地酒，親自為鳴乾滿斟一杯。鳴干連稱不敢，賓主二人，開懷暢飲，席間並不提及那些話，卻引了許多閒言談論。如海說：「看光景眼前時勢不好，只恐大總統要想做皇帝了。」鳴乾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如海道：「你不看報上，說他解散國會，還買囑什麼人提介國體問題，這分明打算取消共和，回復君主，不想做皇帝做什麼！」

鳴乾笑道：「不瞞樂翁說，我也難得看報，這些政治上的事情，和我們也沒甚關係，我們自己也難得看報，這些政治上的事情，和我們也沒甚關係，我們自己也沒心思去管這種閒事，隨他做總統也罷，做皇帝也罷，我們生意人，只曉得做買賣賺錢，有了錢，比做皇帝總統更適意，東翁你道是不是？」如海也笑道：「原是的。便是他們做皇帝總統，也何嘗不為賺錢而來。不過做皇帝，彷彿生意人吃貨，打海底籬笆，要一個人獨賺，就是美國的托拉司方法，做總統卻在臨時賺一批，後來須給別人賺了，說穿之後，和做生意人有甚分別呢。」二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，已酒足菜飽，彼此各吃一碗稀飯，揩罷手巾，寫在如海賬上。鳴乾道謝。如海笑道：「你喝醉了，朋友越老越變得客氣起來咧。」

鳴乾也笑了一笑，又對如海說：「保險費，明兒保險單送來時，理應付給他們。不過我們藥房中通莊銀子，不能夠數，還得請東翁打一張划條給我，存在莊上，方可出銀票解保險費。」如海問有多少數目？鳴乾道：「一共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。」如海道：「這樣你跟我回去，我照數給你銀行划條就是。不過由藥房出銀票付保險費，也恐不妥罷。」鳴乾道：「這個做伙計的早已慮及，故已運動了一個朋友，向他掉票，付給鄔燕記，再由鄔燕記出支票解保險費。就是那保險單，我也教他們送給鄔燕記呢。」如海拍手稱妙。鳴乾又道：「不過還有一樁，我那朋友，他答應出五天期的支票，這裡划長，須給他明天即期的，讓他便宜五天折息，適才我已答應他了。」如海道：「這是極微細的數目，我就付他即期划條便了。」

鳴乾暗喜。當下二人出了菜館，徑往新開如海家內，進書房，鳴乾坐下，如海開銀箱取出銀行划條，填了二千六百四十六兩一張，交給鳴乾。鳴乾接來懷在身畔，正欲告辭，忽然樓上打發一名丫環下來，請杜師爺慢走，奶奶有話相問，馬上就要下來了。鳴乾猛想起，昨兒主母托他請黃醫生這件事，今兒早起，忘向醫生說了，恐被薛氏見怪，先對如海說：「啊喲，我今天早上為著打棧單，和租鄔燕記房子兩樁事，來不及知照黃醫生，來此替奶奶看病，這是奶奶昨晚托我的，實在該死。」

如海此時，已多喝了酒，聽鳴乾這般說便道：「你聽她呢，她們女人有一點小病，就愛裝腔作勢，要請什麼醫生，你先回去就是，少停我替你對她說便了。」鳴乾趁此機會，溜之大吉。薛氏下來，不見鳴乾，問如海你的伙計那裡去了？如海道：「他有他的正經，自然回店去了。」薛氏道：「我不是打發人教他等一會的嗎，他怎麼這般要緊跑了呢？」如海道：「是我打發他有事，命他先走的。他是我的伙計，我要他走，他自然只得走咧。」

薛氏怒道：「我又不同你淘氣，你為甚講這些話？我因昨兒托他請黃醫生看病，今兒醫生沒有來，因此想問問他，幾時醫生有空，他等我不及要跑，自然只得讓他跑的，為何要對我強聲硬氣，大約你這人要變死咧。」如海笑道：「還是留我活著的好罷。我活著你做少奶奶，享福受用，而且我不久就要發財，我死了財既發不成，還要拖虧空，更帶累你做孤孀，論理我又沒親生兒子，要銀錢何用，死也沒甚丟不下，只搭不得一個你呢。」

薛氏聽他言語不利，一手掩住他的口，說你酒喝醉了，快到房裡睡罷。如海哼哈哈，隨他上樓。這時鳴乾也到了藥房，先要緊打電話到醫院中，通知黃醫生，明兒早上，往錢老闆公館，替奶奶治病，他若問你今兒為甚不去，你只說事忙沒空便了。醫生應允。鳴乾放下聽筒，覺得忙了一天，身子頗乏，也就早為安歇。一宿無話，來日起身，鳴乾第一要緊的便是如海隔夜給他的一張划條，打發人落回單簿，送往錢莊上，收了賬，然後帶著自己的一張支票，往寶善街鄔燕記土棧，找尋燕貴。燕貴見了他，已不敢放出從前做朋友時候的面目，因鳴乾曾答應他支三十塊錢一個月的薪俸，自己便是他伙計，所以恭恭敬敬，同他進賬房坐了。鳴乾問燕貴，你現在可有錢莊往來？燕貴道：「不瞞杜翁說，錢莊往來，雖有一家，起先本由一個朋友擔保一千兩銀子進出的，我因獨家往來，不能不自繃場面，所以一向沒敢用透頭他們，寧使別處移東補西，莊款可分毫沒敢妄動，故而今年財神生日，他們依舊獻元寶，送往來摺子給我們，不意我這朋友，他不知在哪裡得了風聲，恐怕我小店支持不下，套在他的頸上，突然向莊上取擔擔保。幸虧那跑街先生，常到這裡來吸鴉片煙，同我相好，留我的面子，沒將那莊摺要回去。然而無人作保，已用不動銀子，必須有錢付了進去，方能打得他們的票子呢。」

鳴乾聽了，點點頭，又問：「你這裡可有支票簿嗎？」燕貴道：「有雖有一本，不過牌面好的人，寫出去可當銀子，我們壞牌

面，填了字，當他草紙用，還怕有墨跡在上，未免糟蹋聖賢，很覺罪過呢。」鳴幹道：「只消有支票簿好了。我因用你的名字，保了一批險，不便自己出票子付保險費，必須掉用你的支票。至於錢莊解款，有我替你付進去的，包你不塌台便了。」燕貴笑道：「那個你幫我熱鬧熱鬧，繡繡我的場面，有甚不妙。況且這裡鄔燕記，已不是我姓鄔的了，是你自己之產，你愛將他怎樣，便由你怎樣就是。」說時打開賬箱，將莊摺聯票，和許多圖章，一併交給鳴乾。鳴乾揭開聯票簿，見還沒開過簿面，覺得填第一號的，拿出去不甚好看，因剩開二十張，仍教燕貴落筆，填一張第二十一號支票，二千六百四十六兩五天期銀子，又教他開了知照單，附入自己那線支票，一併夾在莊摺內，命一個小學生送錢莊過賬。這裡鳴乾安排定當，專候保險公司送單子的人來。不多工夫，果然富國公司打發一名出店，送保險單來了，附著一張字條，教他們送銀子去取收條，上面不注多少數目，這是王先生照顧鳴乾，恐他從中賺著後手，因此不落筆跡，免被旁人看破。鳴乾本是內家，一見頗感他的情意，當下蓋印鄔燕記回單，給那出店走後，自己也用鄔燕記送銀簿，落了銀子數目，對燕貴說：「你這裡可有伶俐些的學徒，請你打發一個，將這銀票送往富國公司，必須帶回收條，不可弄錯。」

燕貴道：「小店裡學徒雖有幾個，皆因去年生意不佳，欠了他們的鞋襪錢，沒付得出，故而今年有幾個年紀大些的都不來了，現在只剩兩個，一個就是適才差往錢莊去的孩子。還有一個，歲數中比他大幾年，可惜資質太鈍，還有幾分呆氣。除了他，要揀伶俐的，實在是一個也沒有了。」鳴乾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看付銀子取收條，這兩件事大約他還不致弄錯罷。」燕貴道：「我也這般想。」鳴幹道：「如此就著他去便了。」原來那學徒名字就叫做阿憨，還不知是店中人見他太呆，題他的諱號。燕貴一聲喊：「阿憨進來！」

鳴乾看他已有十八九歲年紀，長得很為肥胖，滿面呆氣，站在當地，兩眼不住向鳴乾觀看。鳴乾倒被他看得難以為情起來。燕貴將銀票賬簿給了他，說：「你往富國保險公司，將這張票子，交給他們，教他們在賬簿上蓋一個印，還向他們要一張收條，帶回來不可弄錯。」阿憨接了，一語不發，轉身便走。燕貴喚他回來，說：「你慢慢的走，適才我對你說的什麼，你講一遍我聽。」阿憨道：「先生差我到富國保險公司去。」燕貴說：「不錯，還有什麼？」阿憨道：「一張票子，一本賬簿，把賬簿給他們，在票子上蓋一個印，問他們買一根蚊煙條帶回來。」鳴乾聽說，忍不住笑了。燕貴頓足道：「該死，一來就差了。我教你將票子給他們，在賬簿上蓋印，問他們要了收條回來，誰教你買什麼蚊煙條呢！」阿憨說：「曉得了。」

燕貴命他再說一遍，這回可沒有錯。燕貴令他快去快來，阿憨跑了出去，忽又回來，對燕貴說：「先生，這富國在外國還在中國？」燕貴笑道：「呆蟲，富國是店名，就在這裡三馬路。」阿憨說：「三馬路在哪裡？」燕貴道：「在二馬路隔壁。」阿憨道：「二馬路又在哪裡呢？」燕貴怒道：「我沒工夫替你畫地理圖，你到外間去問，或者找一個人伴你去便了。」

阿憨出來，想找一個人伴他前去，不意問問這個不肯，問那個又不肯，仍只得一個人出來，他卻頗歡喜沒人伴著他，因他走在馬路上，遇見小孩子打架，或者巡捕捉討飯的，都是他生平最愛的玩意兒，一個人自由自在，可以跟來跟去觀看，差不多在路上走了一點餘鐘，還沒到富國公司。幸虧他還算伶俐，走到不認得路的時候，頗善問人，問了這個，再問那個，逐段問去，居然被他問到富國公司門口，走進去，可巧保險公司中人正在用飯，茶房命他旁邊站一會，這一來真所謂惡作劇，阿憨別的能為雖然沒有，腸胃中的消化力頗大，吃過飯極易肚饑，他還是早起吃的三大碗泡飯，此時午牌已過，況又跑了不少路，腹中本已饑餓，何堪眼睜睜站在一旁，看人家吃飯。加以肉香菜香飯香三股香氣，不約而同的送進他鼻管中，鼻為人身正竅，上抵泥丸，下通湧泉，腸胃各處沒一處不設著機關部。此信一傳，許多蛔蟲都蠢然欲動紛紛向阿憨交涉，教他那裡抵抗得住，饑涎也流個不止，兩眼直望著桌上的幾碗小菜出神。見內中有個三十左右年紀，瘦長面孔的朋友，座位正對著自己，吃小菜最為手快，眼見得他半碗飯吃了五個肉丸子，三塊紅燒肉，兩筷臘腸，四調羹三鮮汽，阿憨暗想自己在店中，多吃了小菜，不免被賬房先生痛罵，此人如此善吃，沒人說他，一定是他們老闆，或者當手先生，心中頗欽仰其人。待他吃罷飯，即將銀票賬簿一併交在他手內。

阿憨的眼光倒也不弱，這人非別，便是公司中大有權柄的杜默士，當下默士看見鄔燕記三字，猛想起昨兒那批保險，也有鄔燕記的名字，今兒的保險單又都送至鄔燕記蓋印，看光景這鄔燕記一定是個極大的大土棧了。但這一本回單簿，已連用三年，還沒用到一半，今年送銀子，也只開頭第一筆，生意大的土棧，決不如此。若說他們生意小呢，為什麼有這許多存貨保險交易？而且他們開了年到現在，一片錢莊的支票，已填出二十餘張，往來未可為小，因何外間沒甚名氣，這倒奇怪得很。又看看來人兩眼倒掛，呆容可掬，一想要知實情，不如問這孩子，因將他喚到自己寫字間內。

此刻時候尚早，一切辦事人都沒有來。默士閉上門，對阿憨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存？」阿憨道：「我叫阿憨。」默士笑了，說：「誰給你取的名？」阿憨道：「先生取的。」默士問：「你先生是誰？」阿憨道：「我先生他有一個名字，叫做烏龜。」默士大笑說：「為什麼叫烏龜呢？」阿憨道：「他姓鄔，所以我們背後都叫他烏龜的。」默士道：「姓鄔可就是鄔燕記老闆麼？」阿憨詫異道：「你怎麼曉得的？」默士道：「我猜猜罷了，他大約很有錢呢！」阿憨道：「錢是有的，可惜吃鴉片煙吃完了。」默士道：「莫非他現在窮了麼？」阿憨道：「我不曉得，別人都這般說他，我也這般告訴你。」默士點點頭道：「現在你們還做土生意嗎？」阿憨搖頭道：「不做長久了。去年我們先生還買賣煙灰，因他常將好灰的脂膏提了，把渣子賣錢，因此今年沒有敢來買他的，他也不敢進來。」默士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們生意不做，開銷倒很大的呢。」

阿憨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我每一個月，只有四百文月規錢。別人的工錢，聽說也有欠的，還及房錢也欠了三個月。不是杜先生來幫他的忙，早已釘了門咧。」默士暗說：「著了。」又問杜先生是什麼人？你認得嗎？阿憨道：「我不認得。聽別人說的。」默士道：「今兒你送給我這張銀票，是那裡的呢？」阿憨道：「先生給我的。」默士道：「你先生一個人給你的呢？還有別人一同在座？」阿憨道：「有有，那人自大前天起，已來了好幾回咧，還同我先生進去看過棧房。」默士驚道：「你們還有棧房嗎？」阿憨點點頭。默士問：「你們棧房內堆些什麼？」

阿憨道：「有好多垃圾，昨兒都掃出去了。把我一隻破箱子，也給垃圾馬車車走咧。我要出店司務阿土賠我，他把我頭上打了一下，至今還有些疼痛呢。」說時，心中想起苦處，不覺流下眼淚。默士安慰他休哭，再問他你們出乾淨棧房，預備堆什麼東西？阿憨說：「不知道。他們講杜先生有貨堆進來呢。默士道：「那常來人，是何面貌？你記得麼？」阿憨道：「記得的。瘦長身子，面孔很黃，鑲金牙齒，高鼻梁，鼻頭像鉤子一樣的。」